**eternity/永恒(Yǒng Héng)**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WU Fei | 08 Mar 2022 |

虽然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存在于时间之中，哲学家和宗教家创造了永恒的概念，它不仅意味着无限长甚至无时间，更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在巴门尼德对存在的描述中已经发现了永恒的概念，他将存在定义为不可运动的，没有开始或结束的。相比之下，一切有开始和结束的东西都是生成，而不是存在。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永恒的概念更加丰富。在他的对话《蒂迈欧》中，不可见的样式被描述为永恒的、不可运动的，而德牧格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可运动的。最高贵的运动类型是圆周运动，因为它最接近于不动。有运动就有时间。但时间并不是由任何一种运动组成的，只有规则而有节奏的运动构成时间，这仍然是一种对永恒的模仿。因此，对永恒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永恒要么是时间的消失，要么是时间的全部。这种两面性在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尤为明显。对普罗提诺来说，被造的一切都是时间性的，但它们又都会回归永恒。

在希腊的思想传统中，永恒与时间之间的辩证法非常有趣。αἰών是希腊语中永恒的意思，最初指的是生命或一个时代，显然它有明显的时间性色彩。但时间是什么？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时间定义为运动的数。如果没有运动，就是时间之外的。正是从关于时间的这种观念中，永恒的思想被明确提了出来。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古希腊思想中，历史并不像基督教时代那样，被理解为一种线性的进步。不同类型的循环历史观在希腊思想中相当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永恒和历史的循环演进可以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或者至少彼此没有巨大的断裂。虽然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认为真实的存在是不可移动和永恒的，但它并没有被理解为基督教中那种创造的上帝。在柏拉图的《蒂迈欧》中，被视为行星的人格神是被造的、会做圆周运动的神，而创世神只不过是一位伟大的工匠。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不被推动的，这一观念将极大地影响中世纪对上帝的理解，但他否认世界可以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因此第一推动力并不代表历史的一个绝对开始。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很少关于无时间的永恒的讨论，因为他相信所有的运动都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但他的时间哲学对后来的永恒讨论非常重要，无论是在新柏拉图主义还是在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教哲学家中。

正是奥古斯丁在哲学上确立了时间的线性概念，因此对永恒的全新理解也随之产生，这成为基督教上帝观的一个关键特征。奥古斯丁坚持无中生有论，也就是说，上帝从绝对的虚无中创造了一切。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总是有一种朝向虚无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总是在变化，而上帝本身是不变的。这是永恒的上帝和尘世被造物之间的鲜明对照。

那么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意味着什么？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奥古斯丁也认为时间是从未来经过现在再到过去的运动。奥古斯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现在的强调。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现在不过是未来和过去的分界点，而这三者都是时间的一部分。但对奥古斯丁来说，只有现在存在，未来还不存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更进一步说，根本不存在未来或过去。

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作为对变化的度量，奥古斯丁究竟认为时间是一种独立于灵魂的客观事物，还是一种内在体验，是有争论的。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奥古斯丁的时间是一种内心体验，或者说是心灵的延展。时间的三个维度不过是灵魂存在的三个方面。“关注过去的现在是记忆，关注现在的现在是对当下的意识，关注未来的现在是期望。”虽然只有现在存在，但我们这些一直在变动中的人在灵魂中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存在，因此自我被扭曲并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种时间性的状态下体会着悲惨的生活。相比之下，上帝是永恒的，因为他总是现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是时间性的。奥古斯丁的时间和永恒观念与他的前辈截然不同，他的永恒根本不是时间的延长，也不是无限长的时间。永恒与时间的对立就是造物主与万物之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对立，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在真正意义上把它们勾连起来。人的救赎，从哲学上理解，不是把时间性变成永恒，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使世俗的人尽可能不断地关注永恒。关于过去，他们不应该去追溯他们过去那些日常的经历，而应该追溯到世界的最开始，思考上帝是如何创造万物的。对于未来，他们不应该期待任何个人或庸俗的未来幸福，而应该专注于末日和末日审判，并始终为此做好准备，以便他们最终能够升入天堂。关于当下，虽然它总是存在，但也可能是完全渎神的，他们不应该专注于任何常规或属人的享受，而应该思考上帝在当下的存在，它总是在那里。因此，虽然一个人仍然以一种时间性的方式生活，但他可以这样朝向上帝并加入他的永恒。

奥古斯丁以线性历史观、无中生有的创造、内在时间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了时间与永恒之间的辩证关系，彻底变革了时间与永恒的哲学。但是，时间与永恒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仍然不时浮现出来，尤其是当我们在现代世界再次面临时间与永恒问题的时候。

众所周知，艾萨克·牛顿确立了现代宇宙论的基础，其核心就是对时间的现代理解。在他的《自然数学原理》第一卷的“解释”中，牛顿定义了时间，“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它均一地流动，且被另一个名字称之为持续。相对的、表面的和普遍的时间是持续通过运动的任何可感觉到的和外在的度量（无论精确或者不精确），常人用它代替真实的时间，如小时、日、月、年。”[[1]](#footnote-1)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对时间的主观理解最有力的支持者，那么牛顿是对时间的客观理解最有力的支持者。根据牛顿的观点，时间不仅是绝对客观的，而且是均匀的。也就是说，时间总是以相同的速度流动，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它，不管有没有什么东西在经历时间。对于牛顿来说，根本没有奥古斯丁式的现在。每一秒都是一样的，否则就不会有数学上可计算的物理。牛顿的时间理论被当代学者称为永恒主义(eventalism)，而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被称为现在主义（presentism）。牛顿对时间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永恒也有着不同的理论。对他来说，时间永远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速度流动。因此，永恒并不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与时间相反，而是在时间的流动中固有的。换句话说，永恒是时间存在和移动的方式。上帝存在于永恒的时间流动中。牛顿明确否认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没有持续性的永恒现在的观点。相反，牛顿的上帝“是永恒的、无限的……也就是说，他从永恒到永恒，他在从无限到无限……他一直在持续，通过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的存在，他构成了持续的时间和空间。”牛顿恢复了对时间和永恒的辩证理解。永恒不是无时间，而是时间的全体。

然而，当经典物理学在20世纪被相对论物理学取代时，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根据狭义相对论，时间永远不是绝对的，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与否依赖于其所在的坐标系。在20世纪，对时间哲学的讨论相当活跃，部分原因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兴起，部分原因是哲学的其他发展，而在这些发展中，永恒的概念很难得到辩护。艾伦·帕吉特对上帝的永恒性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上帝在相对意义上是永恒的，而不是绝对的。帕吉特发现，在现代世界中坚持上帝的绝对永恒是毫无意义的。[[2]](#footnote-2)在相对论主导的时间里，既然一切都在它自己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上帝是永恒的？他是否局限于一个坐标系？克雷格决定拒绝爱因斯坦的理论，但转向洛伦兹的解释，并将其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他得出结论，上帝是在时间中的，但他的时间是宇宙时间，是一个优先的坐标系。在其他时空坐标系中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现在。这样，克雷格在拯救上帝永恒的同时，也保留了时间与永恒之间的辩证法。[[3]](#footnote-3)然而，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否定是武断的，并不令人满意。

总之，永恒是时间哲学中的一个超越维度，它的意义随着时间哲学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哲学的重要方面都可以从永恒的概念中看到。时间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永恒也是如此。在可见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当永恒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时，它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奥古斯丁传统中的现在主义和牛顿传统中的永恒主义是两种典型的时间哲学，因此产生了对永恒的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都为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当代宇宙学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我们也需要对永恒和时间有一种新的辩证理解，这不是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上帝，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形而上学的维度来理解我们的生活。

1.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页。 [↑](#footnote-ref-1)
2. Alan Padgett, “God and Time: Toward a New Doctrine of Divine Timeless Eternity,” *Religious Studies,* Jun., 1989, Vol. 25, No. 2, pp209-215; see also Alan Padgett, *God, Eternity, and the Nature of Time*,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2. [↑](#footnote-ref-2)
3. William Craig, *God, Time, and Eternity*,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 2001. [↑](#footnote-ref-3)